

壹、前言

自十八世紀啟蒙時代以來，自然主義的 Rousseau 針對長久以來成人導向的教導法則，首度提出了批判與質疑，主張去除傳統種種不合理的束縛，進而奠定了自然與兒童本位的教育價值觀。在這劃時代的教育觀點下，陸續有許多著名的教育學者，諸如 Froebel、Montessori、Dewey 等，更是致力針對教育的議題深入探討，並且框架出許多著名的教育典範，建立開放教育的主流文化。無疑地，這些教育學者提供了我們許多現代教育思維的基礎，對於孩子的心靈世界有了正向積極的認識，也使教育內容愈有更多的揮灑空間與互動對話。這些深層的意義早已遠遠超越那些系統理論的本身價值，引領我們能夠擴展各種教學模式的關鍵。

因此，在這開放思潮下的自然、平等、開放等教育價值與觀念，早已植基在我們每一個教育者的心靈；在教育傳承或者實踐的過程裡頭，儼然是一種不變的基本信念，尤其在台灣幼教更顯見其影響力。然而，這種教育發展的進程，當然是受整個教育潮流的主要脈動而發展。但是，原本應該是開放的思維，卻在似是而非的曲解之下，成一種名為「開放」的教育常識與慣例。更值得深思的是，這在「貌似」開放概念的標榜之下，其中所衍生出來理所當然的「泛常識」認知，已深深左右著我們對於幼教價值的主張。而裡頭究竟是否隱藏著誤認或者未加審視的迷思概念？肯定是存有許多討論的空間。

回到台灣幼教的本身，不管是傳統或開放的概念，都必須積極且謹慎地處理每一個脈絡環節與社會難題（dilemmas），這是我們身為幼教人的義務與責任。而且也唯有以不同態度對傳統進行過濾之後，才有可能創造出新的文化產物，也才是歷史真正的價值所在（Gadamer, 1960/1989）。

貳、台灣幼教問題的窘境

本節將以後現代觀點來描述我們目前台灣幼教的狀況，分別從「意識形態」探討二元狹義思考所造成的「假」開放——新教條主義（neo-dogmatism）的崛起；對「感覺意義」欠缺深究與反省而轉變成對感知的慣性偏執——烏托邦（Utopia）的浪漫意象；不瞭解「知識本位」脈絡關係而產生的推諉惡習——理論與實務的異化（alienation）；對「行動責任」注入不足而反自囿於象牙塔的桎梏——專業定位的矛盾；對「社會文化」的漠視與曲解而形成不和諧的觀點對立——失膠（unlinked）的社會意識。這些都是我們台灣幼教的當下問題。也希望在這極簡短

且有限的文字裡頭，能夠帶來一些不同的思考。

一、「意識形態」：新教條主義的崛起

在台灣的幼教領域裡頭，大多人都會自動地將早期的教育事物、課程教學或概念思維，統稱一個名詞為「傳統」。而傳統往往所影射的意義是落伍的、呆板的、狹隘的、填鴨的與成人本位的，而這些有關的價值定位，是不待思考直接隨著傳統的標籤一體成型，且同時病態化（disabled）。探究這些價值為何會相對產生？其初始原因不外乎開放教育所標榜的價值是：進步的、靈活的、多元的、主體的與幼兒本位的。而開放主義就是為了要彌補與改正傳統思維的不足而產生，因此我們很習慣把傳統視之為病態的教育，認為開放就是治癒病態的良方。然而遺憾的是，我們習慣二元化的思考模式，自動將概念做對立性的區分（Derrida, 1989），造成了幼兒教育的傳統與開放的惡性對立。

「教條主義」的概念一詞，在現代指的是一種不顧經驗證據、盲目信仰的精神；而且還被用來作為論敵互相攻擊的標籤，誤以為把對方貼上教條主義的標籤之後對方的思想即因此自動無效。以目前台灣幼兒教育的發展來看，就如同教條主義般狂熱傳道。我們常義無反顧地直接承認開放教育的價值，將其的核心概念視為我們所要遵守的唯一準則，且大力撻伐傳統教育的缺陷，以攻擊傳統教育來確立開放教育的合適性。但從邏輯的概念來說：

在人們斷定一件事物是正確，只是因為它未被證明是錯誤，或斷定一件事物是錯誤，只因為它未被證明是正確，這些都應該訴諸無知（argument from ignorance）。（Walton, 1999）

人們經常未先釐清開放與傳統之間的關聯性應該是什麼，只是順著一套看似合理且符合主要潮流的思維，就認定那就是幼兒教育的全部，這樣簡約概念實在令人詫異。

我們不妨捫心自問：在肯定能夠歸納出一堆傳統的不足之虞，對於開放的問題，是否能同等檢視？而在這兩者之間的標準尺度，是否合適而不偏頗？假使我們欠缺持平思考的餘地，就認為自己是秉持幼兒專業且中立思考的角度，但事實上卻是以本位主義在看待與評估事情，往往不自覺地對事情貼標籤，還堅認自己只是在描述孩子「應有」的教育。這種思想的誤解，也使得名為「開放」卻早已偏離開放的本意。以下即舉幾個例子來證明台灣幼教對開放所定下的「新教義」。